娜嬛記 伊世珍

潛居録

傳載劉鍊闕

傳載畧 僧贊寧

瀟湘録 李隱

野雪鍛排雜説 許景迂

耳目記 張鷟

樹萱錄 劉燾

善謔集 天和子

紹陶錄 王質
闕

墨娥錄

御侮編 徐度
闕

閒顏集 周文玘
闕

雞跖集 上子韶

蓀[illegible]錄 陳京

聞見錄 羅點

洽聞記 鄭常

三水小牘 皇甫枚

解酲語 李材
闕

延漏錄 章望之

三餘帖

北山錄

玉匣記 皇甫牧

元 伊世珍

西王母有三鳥一曰青鍾二曰鶺三曰燕子常令一鳥送書於漢武帝也

江都王宴客忽大雪寒甚子主剪紅紙爲日帖千重一頃刻滿生翅翼王仙人也

謝長裾時進瓊卿以膏露一合一名天酒飲至百餘合顏色美好文辭長進涉獵羣書罔弗記憶加人參

肩脽之延年

天下無處非鬼塞無間獨五人國白玉城白女墻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畏白玄俗至此城得其爲墻故歸以白石繞屋耳是時河間多疫癘獨玄俗家無染者至今除夕人家用白堊繞門畫城池列千戈之類亦遺意也

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廿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小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甲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卽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心清則入道易矣

後人呼玄鳥爲意而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故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曉霞粧

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冝滋補顧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纓絡光輝燭人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眞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百下拜誦佛號烟像才

夫人

馬鹿老媼拾得太眞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孕

履一隻眞珠口以薄檀爲苴長僅三寸玉飾飛

異實不輕示人

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鈇青類人首

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戚車類男陰文鼈類女陰文

鼈卽淡菜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蕊鍾類鹿

鳩賊類象水藻類鳥更奇

殷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年

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
朱玉珠字也大人得珠履乎果然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往勸其
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
恒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叙頭玉佛狀一日其大寫
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是奉之益篤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
卜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俱全

盞橋驛乞玉漿黑犀合子下欵妙觀三十二年周流
多處先音永寶十四字
南方有比翼烏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
觀諱摠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知
而復生必在一處
姚月華贈楊達灑海剌二尺作履履霜霜應履而解
謂是眞西蕃物也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
會謂之鵜鵜會小會謂之白鷺會

季女贈賢夫以綠華尋仙之履素絲鎖蓮之帶白玉不落之簪黃金雙蝶之鈕皆製極精巧當世希覩之物也

靈芝一名壽潛

絳桐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艸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桐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所以

水內相磨取水飲之劾言罪化爲綠蝯走入豎孔中其人如方卽愈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牋命玉童寄信

琴仙女于繡雲山中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爲不宜無何義至曰仙毫長矣可共行也

綠眞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叔良製以爲丸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瞻女仙與族雪道

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郭撫鑿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也有

歐絃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書郎姚範

範異之亦不知爲何物尋有客來訪言能彈此乃出

鑿去腹中泥銹遂弄數曲音響非恒撫厍求授得昭

雲泣猿二曲戒勿傳人他人鼓之不復鳴矣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

寶之時呆思閒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

年之後風雨飛去

河伯寶伯禹于河上獻玄阬之珠透山光玳瑁斑

陳兆大龜延螭翥鳳鮫綃百兩宜土四時寶華瑚珊

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

河圖及大龜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

絃自相屬和

姚子黃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尚方銅焉

產白丹陽觀其寶觀其藏延年益氣樂且康芳名寶

鏡俱未央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醒未解窈窕烹茗和酲醒湯進之隨飲而醒

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施麈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旦學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宿習使然乎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彩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以好顏色始景南並肩一星名珽明男子于冬

一師祭之得好智慧

仙女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顯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陰符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虺走蜷狀若綠蝘蜓飲少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亦遂合畧無縫隙

曆中有一奇童其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音與平明焚香禮大士爲父母祝釐踰年雨大士現杉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默默旃汝傑不見

名其所居曰二觀齋文思大進

闕名

八月朔以盆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筯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天灸古人以此日爲天醫節祭黃帝岐伯宋孝武殷淑姬恒當額點之謂之天粧頗色佳

常

楊子雲恬惔寡營不競時名以賈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雄卒其悉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衡阿云云繕

寫文行于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痛哉

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贊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畀布代之至今吳中謂倩爲布代

黃平夢書一髮字書髮而止索紱曰此亡友也是日果有友人訃至

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于廣陵之濤

漢武帝七夕幸開襟樓忽見殿北方綵雲縹緲有女騎一物翩遷而下即以所騎物上帝曰此桑

劍群仙寶之能辟諸邪妄乘之而來頃刻百里矣後入吳宮大帝號曰辟邪亦曰百里

昔有人好客夜夢有雀賓至喜甚詰旦汛掃以待果有一客至談論甚古已問主人平生何者最好主人曰好彈方取弓理弦客遂化爲雀飛去後人因呼雀爲雀賓

謝芬蘭性至孝雅虔奉觀音大士一日有老尼至袖中出一藥與芬蘭曰此藥尋愈刀瘡芬蘭第受之不以爲意明年姑大病醫禱弗效芬蘭籲天祝鬯潛入

閫內以刀割股烹進于姑而創大痛忽追惟尚樂命
婢取敷之隨敷生肉若未嘗傷人以老尼即大士也
孝之感神如此

宋吳夔僧贊寧後為宗左卿僧錄

越中禹志者即高松數十株參天遠望無不見故鄉
人謂之禹志也禹巡狩至會稽殂落葬於此陵今與
山為一體皆變為石矣故漢書云禹葬會稽不改其
列注云不改松栢百物之列也祠後窆石存焉即古
之縣封碑之濫觴也今疑為禹志即禹帝陵耳月三
王之世無山陵名至秦為山漢為陵後兼二為名若
然者古之志即今之陵也

福州王氏有國閩土人語音訛呼兩浙爲東鹿亦不詳其字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鹿自東門奔入報達之知鈞曰寡人土雖不可屬東鹿從鈞過害于又去國延義身害國亡至李達乞內附果符字義始初言東鹿或作年紀之紀目已之已紀獸鹿文字方定衮杜建徽郎嗇將議夜往襲西陵武肅請啓行劉子功安慎切不及已抽駐半軍武肅王率諸將出南雍門無何月色皎然且言掩其不備設或彼軍伏待則我則無噍類矣遂掬江沙誓之曰我苟破賊徒天合助順言說吞之未幾東南雲起如箕逡巡彌布漸至掩月江天暝黑急棹而渡登岸徑掩賊軍夏公順陳正公孫環徐度諸將悉降大軍長驅至小西江與雄軍夾水而陣頻日戰勝前進圍城駱朱闕黃朱牧皆先降乙巳年敕小將軍其居嗇何諭罷兵光啓丙午歲再征而取越越中平隴西公權知觀察處置武肅遂權知杭州洎事明年敕賜至授本州刺史管內討招安撫等

使始有吾國矣

董表儀家在江河塘東嘗欲徹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此方不可興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後亦無禍

唐光啓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蓄米絕多可一斗五百文先定價後人擁俟開倉倉中悉化爲小螺子人皆驚怪有收盛分去者至今有收得此螺予余亦曾見

武肅王欲于錢塘江捍隄苦于怒濤所擊遂懵思為諸沉之計而江濤明日愈攻西陵玉憤發于蠻雲樓架三千弓弩射之潮頭爲之欹去便命下石籠樹巨木其塘遂成

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十子匡範同母氏遂歸于國城武肅王優禮命居道通越驛範獻雲鶴通天離水犀帶一云本玄宗御玩遺在西川川客獻鍾常寶之又獻玉盂嘗覆五雀雛于盂下燄炭久燒火退揭看雀雛飛矣武肅王回帶賜錢二萬緡範因登碧波亭命與許彦方擊楫而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止岸大爲

驚賞

湖州自李師悅蒞後高彦爲代天祐丙寅卒武肅王以其子澧嗣之澧性粗暴括諸縣民戶三丁抽一丁都額爲三丁軍因人言三丁軍思鄉圖及澧各聚一時輒譟初州南有漁人採捕至一高塘蘆葦夾道漁者捨舟行百餘步見一大吉宅登堂見一人頭荷鉄爐炎炎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澧吾是黃巢天武誅戮天下爲不入湖州籍汝之手速殺之武肅王創業艱難人所知矣恒以爲枕而寢甫睡澧枕偏則寤嘗時詣院孫嫩利者老姥監直聽更一宵銀枝燈有大蜥蜴沿油缸而吸視之將竭倏然不見亦爲不意明日王曰昨夜夢麻膏克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王亦微哂而已

武肅王天祐丙寅思欲拓捍海塘先是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出崔嵬然時商旅船到此輒爲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此爲羅刹石我國八月既望必迎潮設祭必動樂鼓舞于上尋命更呼鎮江石

開平已來沙漲遂作木蘭圍頂今祭江亭是也

瀟湘錄

唐 李隱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

先薨王天祐丙寅歲沈湎酒色未出宮中先有疾王本嫡西宮乃同母弟也王不豫不視朝事凡三日王曰非召學士草詔不可學士院宣旨趣令入對時德宗初即位宣旨令撰赦文學士院以赦文撰進德宗覽之謂學士曰此赦書過於優假非所以懲創人心也宜更令刪改學士復撰進德宗又覽之謂學士曰此赦書過於嚴峻非所以布德惠

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藥官人與宦者皆無疾而卒
明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
錢即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
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閒眺求目
又或登高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
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
具九竅即羣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
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
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
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
九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
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
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
常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
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目逃名藥不効猶不自
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
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請限已滿
今却歸島上就化為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

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一日忽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奴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奴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蹄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棲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磴砌似朝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位亂國革命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偺爲僞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日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

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願生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棒文簿至奏曰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入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忽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于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

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于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秉權殊無

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
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
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
其凰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
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
見國忠闇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閽曰我直有一大
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
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閽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
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秦之道邪
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
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畧不能效
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
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
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
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
不懼妖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妖罪翻以我爲妖罪
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

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顛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功公一忘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將至矣卽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卽退有公也公胡忘也公曰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梧字焉

杜修已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卽趙州富人薛氏女也性淫佚修已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已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已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惟而問之曰爾欲私我邪若然則勿嚙我犬卽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畏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已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內同寢修已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已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贇半年其犬忽突入贇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携薛氏直入恒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

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夫忽從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求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贊家以告贊遽令家丁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贊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贊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即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弱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劒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羣盜殺其薛贊家扁唯留其母焚其宅

携母而去

野客叢談

宋 許景迂山陰人

今聖節斷屠宰三日人多以爲朕聖好生之意爾嘗觀隋文帝仁壽三年五月癸酉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令海内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追念劬勞其意甚美有古帝王之風隋暴虐如秦儒者之所耻道而其制度遺法唐民多遵行之蓋其間亦有人心天理不可滅者存乃知聖節之建非肇始于唐明皇但隋文帝未有節名可繼是以揮麈前錄爲

考究未盡也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邂逅驛女秦弱蘭犯謹獨之戒作春光好詞前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疑以傳疑本不足論也僕比見括蒼所刻沈慤達遼雲巢編中所紀獨以爲陶使吳越惑娼妓杜娘遂作此詞又以求遺猫爲尋逸犬且娼既得陶詞後還落髮創仁王院與說家之說大異審如其實則此娼亦不凡矣慤達杭州所聞當不謬既不知在何地今城中里

一月仁王院建于近年非也

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朝服入其臥內因問爲誰答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飾相似處極多在庚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九月二十夜校蕭書堂寫本時盛寒手僵幾不能執筆院井

朝野僉載

唐 張鷟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犢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

周春宮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

反陷趙定知徵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右拾遺知
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餞之良弼食盡一盤
放歸朝廷耻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爲定州刺
史歲餘黙啜賊至圍其郛彥高郤鎖宅門不敢詣廳
事文案須徵發者於小窻內接入賊既乘城四入彥
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戸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
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戮孫萬榮之冦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
引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那
州賊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
懿宗曰長弓短度箭罷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
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
因騎猪對曰騎猪者求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嫵醜
故曰長弓短度箭
周左領軍將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
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
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衝破我忌更陳

浮休子曰孫彥高之智也似鼠固其穴不知水灌而鼠已鳥圍其巢不知林燔而鳥猶翕獸之不若何以處二千石之秩乎

隋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惟事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籠頭聲乎角切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亦爲鳳臘翅等以椽開手足而轉之竝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假父後罪賊賄流嶲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刹殿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橛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拗向後拘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雞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屠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薄餅潤丈餘裹餤麤如庭柱盤作酒盥行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屠瓚屠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撞碓斬膾碓轢蒜舉唱夜叉歌師子舞瓚明日復煮二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嗟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婁妾行酒妾無

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
錦繡遂擘髀肉以噉賓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擘
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後遭離
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
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
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
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郤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
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
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烝成
五萬莖竹令賣十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
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偏詐言妃喚即行無
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
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
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閤王在其中鄭
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
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撮面流血妃聞而出

鄭氏乃得還王夫懸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白何前謝過王懸鄉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敏亥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惟夫人日祿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改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敬更娶二姬

周大足年中泰州（赤水店）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不見於梁上暗處有二大鳥衝門去或云羅刹殺也

唐柴附馬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跃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墻手

無扳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緣覆上越百
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
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
將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
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
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括而齒劒沙丘作禍
於前墾麗山養滅於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鳥思靜於
飛塵（作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
之禎符當素靈之缺運府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維
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慵聚水鄉矜扛鼎
之雄逞拔山之力莫則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
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
有屬於天亾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股
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鬼東峯收鬼北極豈合虛承廟
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
宇削平臺室使蕙櫬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
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

扇存焉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酔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室祚盛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令訴之震止於客舍飲之酔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遁以告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放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墀藏卜年命墀藏曰夫人目長而慢淮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尉盧崇道姦沒入掖庭

唐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剃其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黜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

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首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爲銀兎符以兎子爲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爲符瑞爲銅魚符以佩之至爲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

柳州青娃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病沙妻生子名曰曾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遵士曹體一即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那吉驗影不虛也

樹萱錄

唐 劉燾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瓶隱

張確嘗遊雪上于白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携手吟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飲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斬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飛去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曰

紅樹醉秋色碧溪鳴夜絃隹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頃刻不見
金陵進士黃夢遇臺城故妓賦詩云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衣勻鈿收逆筯歔欷黛別重闈網斷蛛休織梁空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妓自云今爲吳神樂部
劍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于清水芳荷中見二叟立語一曰碧繼翁一曰簟棲叟相與吟詩賈遽揖之化爲白鷺飛去

貢半千庄在焦戴川北枕白鹿原蓮塘竹徑酷
海棠洞會景堂花塢藥畦礱磨麻稻里諺曰上有天堂下有員庄
王縉嘗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來相訪皆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爲猿升水而去
壺隱仙人嘗吟詩曰杯賢與杓聖與我萬戶封侯在水中云是曹公白船嘗有漁人夜宿以船擊之聞箏笛絃歌之音漁人驟遣

云勿近官妓此人驚卽移去相傳曹公載嫂船云羞於此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卽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不貪淫戒

善謔集

宋 天和子

三國時先主在蜀嚴酒禁凡有釀具者皆殺一日簡雍侍先主登樓見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曰彼將行姦何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故不知先主悟其言大笑乃緩酒禁

東晉時火犯少微是時處士戴逵自謂當之遂有憂色久之隱者謝敷卒時人譏之曰戴處士所謂求死不得死也

梁元帝一日眇爲湘東王時嘗登其宮以望其侍臣曰今日所謂帝子降于北渚帝疑其戲之答曰卿道目眇眇兮愁予耶

晉庾純之父嘗爲五伯賈充之先嘗爲駙儈充置酒而純未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忽後純曰會有少市井事未了是以後爾

晉劉伶好酒人或譏以釀具先朽明酒非保生之具答曰君不見肉得酒而更久耶

元和中大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

友家索詩儐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季程者應聲答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悟大笑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韓熙載熙載佯辭以目瘖且置几上明日然則某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瞶明憋而去

南唐馮謐嘗對諸閹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鏡湖事因曰他日賜歸得後湖足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爾謐大慙

紹陶錄

宋 王質

廬山異人多前聞久邈矣近得一人焉出於士大夫之間可書也同年蹄川唐君名汝舟字濟民其本趣可見小名宜僧小字僧兒其本趣之外又可見也君亦偉哉少業儒事決科年四十有五始有成名除戶曹掾南康儒官遷武陵宰并薪春之黃梅居久之舅祠官歸溢江人莫知何爲也初娶黃繼娶張居無何隻子贅旁舍無他嗣夫婦淡處熒熒也不求官不治

生不接親朋客至不見其子人亦莫知何爲也臨川豐城溢江量薄有生理官廩亦微贏有資一日盡散廬山諸寺及諸菴夫婦往來轉日食無定所亦無多時間旬日輒他人皆從莫知何爲也飲食固隨衆衣服亦不加紉浣不知其何以度寒暑錢幣皆無所挈持不知其何以應緩急有所遇邪人亦莫知有所得邪人亦莫知惟不言故不知也或訪求即深避遇者鮮焉終莫知何爲也今天年六十有九婦不知年經行岩谷甚駛其能與君同固宜其康强常悅豫

與同里管鏄叔廉得之及從他得皆相符合君不可得悲矣

亭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清庵鮑氏秀齋方氏方即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筆極有可觀清菴即鮑守之妻秀齋即陳日華之室秀齋能識人有兩館客一陳勉之丞相一陳景南內相

墨娥漫錄

闕名

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爲樂取數圓盤以廣尺六者抱以着服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奏舞者應節而舞

昆明池日神池靈沼毒治水乾停舶監此池蓋毒時已有池漢代因而深廣之

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州祭亮之墓令軍士不得於墓前芻

牧樵采今松柏碑石儼然

武陵武陽縣有石帆山若數百幅帆

巴東有一折柱孤直高三丈大十餘尋傳云是公孫

述樓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石勒諱㔷物皆改名胡餅曰麻餅胡婆曰香婆胡

曰國豆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餘石季龍愛之取以爲

夫人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曰山陵

松陽門內有大梓樹高四十餘丈樹盡枯死永嘉中

一旦忽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

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

姓遂自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謂可聽

立廟于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何克

等共上表于是始從之

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拜僕射

則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匡谷先生姓匡名俗商周之際遯世隱居廬于廬山

故號匡廬

彭城北六里臨泗水有宋桓雕石櫈皆有青石隱起如龜龍之形

山陽縣成都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田墟而父老猶爲嵇公竹林地以其時尚有遺竹也

成都海棠樓唐李太白所建以會僚佐儀事裴坦曾爲記

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須一季已來方就一

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

宋 王子韶

銀灣許渾詩謂銀河

許渾陽有玉女閣天將雨出五十為品

宋王安石記太湖上羅浮次之天竺又次之餘爲

下

南齊永明中高麗使至冠拒風冠曰古弁之遺象

夏侯亶妓妾無衣至今隔簾作樂人謂簾妓衣

蕭史造鍊雪丹與弄玉塗之即今水銀粉

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處之曰此是
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
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北齊策秀才有胃濕者飲墨汁一升
蕭子良與王僧虔書曰羊伯之紙妙妙輝光仲將之
墨一點如漆伯人名也
唐王虔回家居有道士以花種移之云此仙家旌節
花也後處回鎮三鎮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眞卿曰子骨可度世宜沉名

海
陸龜蒙曰耕欲深如象之履耘欲就如鳥之啄此說
舜之神恠也

丁巳九月十三日校竣

蔡光集 二

唐 陳京 字號 叢子

蔡花者注之而不滿酌之而不竭也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爲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絶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魯作客鶴氅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示於干干笑而言善則善然内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遂拜爲一字之師

夫草木醫茂處有泉每應卧處可鑿井蛤之屬內有小魚數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密瓶盛鮮醬經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門事無不然者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橫關上卧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何物曰有銀盞問君且去少閒送來軍人遂捨去其妻見一少年如門云關夫今將盞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盞示之夫乃說今日之事妻曰神靈物不可駈之今將貨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天曰適看此盞有似家內椀莫又偷我者將來吾妻忘記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悶絕曰大旦復甦也

補化緣

貞明中有漁者於太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徵起鶴氅紗巾以行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曰衆說狗不相食者吳人道鮑里有人將其肉飼一犬猶未快意及其病徧身瘡痍兼當三伏中卧欲展轉越中有胡氏性妒忌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焦爛衙徃草中跑地埋之鳴咽久而不去

肌膚施粘床席體血臭穢不可近骨露方卒

李馬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則執金聞奏俄頃必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荅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矣

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鵲喜遂賜死

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閿鄉拜拾遺李周

也

馬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

張建封自徐州入覲爲朝天行末句云賴有雙旌在手中鎖鉦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說

伊愼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奏曰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

許孟容爲給事中宦者有以台座誘之者拒而絕之雖不大拜亦不鷁慮

德宗初復宮闕所賜勳臣第宅音樂李令爲苪渾侍中次之

國子司業韋聿皐之兄也中朝以爲戲弄嘗有人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明寫本無李馬以下各條而多呂利隱後校抗日補录之七月十五日汎舟記

宋 羅點字春伯

歐公既作唐書紀見諸傳不能盡善乃令宋景文公
各自出所著姓名宋大喜以為前史皆一人專之歐
公乃能不掩衆人之名不悟其用也

自縊死者其下必有麩炭日深一日速掘之則禍止
溺水者裸雷死者不可葬虎傷食自解衣掛樹上此
皆不可曉也

秋自唐人有鳳鳴朝陽之語而承流不覺諼草北堂

謂妻也今皆母事嚶嚶兩鳥鳴今以出谷求友爲貴
鶯事非也折桂事無出處范蠡西子事無出處
慕田帖王羲之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石也今在邵
村家但已損不堪矣
紹興內宴有優人詐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
聞
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
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
乃令窺光丈云帝星也泰師垣曰相星也張穜王曰
不見其星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都王
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張最多貲故譏之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
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然而命婢不稱友曰有出
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
以巳午兩時絕思慮假寐則龍虎自交不假修爲其
寵姬病骨蒸授以此法十日後自覺腰間暖如火炎
自愈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也第

二人馬成無聞焉第三人吳漢顯者也第四人王梁
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
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然立功次序
不應相間穠如此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
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
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刋遂錯悞此
極有理范燁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
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
爲序則將上下重悞合而爲一明矣 丁巳九月廿日校次竹

唐 鄭常

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蓮子
三株皆白
隆安中丹徒民陳興於江邊作魚簏朝出簏中得一
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隨水出不動卧沙中夜
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簏潮來今當去
女子姜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變形莫知
所極以狀上以其處爲廟祠號東陵聖母

川谷吐渾有桃大如一石㲉
南嶽峒嵸峯有響石呼嗅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
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之有響石高三丈
五尺洞二丈狀如卧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
處亦號曰獨石也
于闐國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駱駝溺水滴下以
金銀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執之
令人身臭皮毛改
冷陽有天池在燕京山上周廻八里陽旱不耗
不溢故老言常有人乘車風飄墮池有人獲車蓋
桑乾泉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
後於桑乾原得穿魚猶爲不信又以金縷繫羊箭射
若此大魚久之又於桑乾河得所射箭山在嵐州
樂縣東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連泊
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拾得此樹以果獻刺史紀王
慎王貢於高宗以爲朱奈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騅
珠果上重賜王方言文林郎亦號此果爲文林果俗
云類婆果

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二日溪宄流出聖
杀大如盞以爲常

宋 皇甫牧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
中驚悸既寤而汗霑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
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
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曛日謂我曰睢遂骨梘國世
與韓爲讐吾欲討之而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
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榮陽郡城西有耒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皆

臺榭花木乃太守効勞班餞之所西南墻多修竹脊
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之
作變崔公爲所執也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
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啓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
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祏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
左右以金盆酌江水至忽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
盆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
如是
陸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後方調授汝州刺賊令畤乾
符丁酉歲也是秋王仙芝黨典起自海沂來攻郡途
經剡城存微服將遁爲賊所　其酋問曰汝何等人
也存紿之曰某庖人也乃令溲煎油作麨麨者稅時
不成賊酋怒曰這漢譆語把劒來存懼急撮麨兩手
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世業業炙爲　賊至爲所虜堅妻崔氏大詬曰
我公卿家女爲士君子妻豈肯爲賊妻耶乃結衣帶自縊而死
辱賊怒刳其心而食見者無不雪泣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

獨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艷冶而有慈慕之色祠堂後
平地惟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泰華
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裹丘隴震
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
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
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
遂建祠宇書祀典歷數世矣咸通末余調補縣印吏
貢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
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巵酒酹曰夏侯禎於

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覩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神
其鑒乎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懨恍不寐若爲陰
靈所中其僕來告余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
余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余命吏載楮鏹潔尊席
而禱曰夫人嶽鎮愛女疆場明祇致禾黍豐登戕虎
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
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醯筆之餘至有慢言黷
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

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
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動雲斬顧
交甫而解明佩若九閽一吋必貽幃箔不修之責況
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奠乾夏侯生康
豫如故

渤海封夫人諱詡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孫也諸兄皆
貢士有聲於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
文章盛傳則芙蕖出綠波坊思則柳絮因風起至
靜之法剪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姻黨號爲淑

女屆運戊子歲始從媒贊移天于殷門故秘省校書
保晦還牒還牒兄余寮壻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嫗夙
夜蒸蒸勤勞無怠庸明庚子歲妖猩黃道叢啓白丁
闕輔烽飛輦轂還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于鯨鯢
腹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
所居盡室潛于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隣五門以爲賊
不復入至明日羣凶霧合秘校遂爲所俘賊酋覩夫
人之麗將欲此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
移誘說萬辭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酋勃然

起日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薌粉於一劒夫人
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爲士君子正
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
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穢包羞於汝逆豎之手言
訖遇害賊酋既去秘校脫身來歸倩婢迎門白夫人
逝矣秘校捐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
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
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携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
二夫子女之酬行至於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竟

詔令見於女德哉渤海之嫂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
光於彤管矣幸丑歲遐播兒追爲雍話茲事以余有
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月朔旦雲
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
雨丑雹雹有如柸棬者鳥獸盡瘡被於山澤中至午
方霽觀行潦之內蝦蟹甚衆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
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扳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
余以爲非吉徵也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連光等一

千五百人自鳳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入
蜀自茲諸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詩州長葛令嚴郜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東於官
署常畜退心咸通中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
引泉成沼疏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
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
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令盡室
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內薦酒饌令諸
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于道左繚
繞諸女塵坌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地色變
不能言鬢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
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
遽使齎酒餚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
神坐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
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于祠內
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卽令室
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延漏錄

宋 章望之

凡飲以一人爲錄事以斜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陶峴彭澤之後也製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一舟載酒饌

劉蛻文塚其文艸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硃墨圈者

嘯有十五章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

古木爲之類裘眉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
悚
羅虬撰花九錫一重頂幄障風二新詩詠三甘泉浸
四美酺賞五雕文臺座安置六書畫寫七艷曲嚼八
金錯刀剪折九玉缸貯
益州出十樣鸞牋曰深紅曰淺紅曰杏紅曰明黃曰
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彩
霞金粉
古琴名水清春雷玉振黃鵠秋嘯鳴玉秋籟懷古南
薰大雅松雪浮

闕名

說文謂萬物之精上爲列星當曰列星之精下爲萬物

黃阮丘令朱璜命山下人曰六甲乃上帝造物之日是日殺生上帝所惡六甲者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日也

嫦娥奔月之後羿書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

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如
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
復爲夫婦如初今言月中有嫦娥大謬蓋月中自有
主者乃結璘非嫦娥也

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揚北水與
之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六英寶釵祝
而盡之于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姑蘇城中街衢潔淨爲天下第一古語云蘇城
後着繡鞋

梁時同泰寺院前有醜石四高丈餘形如羅刹試抱
嬰兒看之無不掩袖而啼每小兒夜啼則畏之曰汝
啼我抱汝看醜石啼遂止

草鞋橋者豫章胡文旱喪其婦年少守節甚苦身自
織布以給食頭面恒不梳洗足着草鞋隣里從其夫
姓呼爲胡草鞋每令人持布至橋橋上人爭買之曰
此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因以名橋

蕭一名石弦一名紫珮
陳宣華有沉香履箱金屈膝

大禹有黃龍負舟得寶玉于龍背龍卽馴然而逝故謂之龍負玉註曰卽龍補也

無餘王有洛成天大旱浸于水卽雨下

蓮花一名玉環

和氣旁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于堂配玄郎今水仙花也一名儷蘭一曰女星散爲配玄

顏考叔聞莊公置其母于城潁也嘆曰是黃耎也噦謂烏也禽禽猶能哺其母

唐太宗養一白鵰號曰將軍取烏長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鴈殿

鬬名

唐徐世勣討河北餉饋飼不給王師且廩貸粮於寺而僧曰常住不可也有惠休者聞而告其徒曰若此舉無功則國虞矣何處而寺焉存遂發廩賑食神宗初欲罷釋教惟河北不被詔以增貸粮故也

張離張良各起大塔佛圖澄謂之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慾慈矜爲心檀越雖奉大法貪悋未已畋獵無度積聚無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邪離等後

金被誅

宋文帝謂求邪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以身狥物不獲從忘跋摩曰刑不天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順時寒暖應節百穀茲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缺半日之食全一會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

符子

符子曰老子之師名釋迦佛符子者名明字元達符堅從弟著書數篇號符子

費宗先少信佛法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

徐陵浴佛以蓮葉露

張相井爲佛建殿仁施四時日增

本狐來何故屢告遷徙公云曰安得之狐來

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顯官至中丞位下兩臺位下兩臺皆公云曰位下爲狐

來也帝曰何爲也云曰狐

宋 皇甫牧

張相昇爲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顧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畏朱腰金不如陛下爲孤寒也帝曰何爲也奏曰陛下内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爲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
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
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
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命縣所畫皆是熙載後
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今人於牓下擇婿曰欵婚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
義理其間或有不願就而為貴勢豪族擁遏不得辭
者嘗有一新先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
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
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雖二女亦
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託
迹高門固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
笑而散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兒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
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拍骨聽聲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其下有一猫末卿其精丞
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猫丹也何以

明之花瓣悉張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墨睛如線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毘陵郡士人姓李家有女方十六歲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尤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雕高三尺許常鳴白呼其名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餧鐵石至堅并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是石已如泥矣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徃徃十數爲羣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靡碎乃去蓋獨兔乃衆象之最獷悍不爲羣象所容者故遇之輒忿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墜地而亦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

溪蜈蚣亦隨之蛇之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
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旁而出析蛇視之
已無傷矣傳言蜘蛆甘帶蜘蛆即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獨能伏蝸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
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頭漸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慶曆中有歐人求者處厚
往驗傷以糟或灰湯之龜曰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辨
求見乃邑之老書吏也
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處厚

其言傷孙死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于
旗在後之都素絲組之是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
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寵幾先朝
奉云古乘駟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
官儀也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
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
據唐記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

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蓋以不能唱曲耳